

草木风华

桑 葚

■ 李再明

来海南好些年了,对于家乡的许多记忆都已模糊,唯有桑葚,却是时常地会想起来。

我的家乡是地处江汉平原的洪湖。小时学地理学到长江中游平原时,很为家乡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自豪过。长在水田里的作物,除了种在水田里的水稻,我见过或种过的庄稼有棉花、芝麻、红薯、花生、油菜、豌豆、大豆、小麦、荞麦、高粱、玉米、甘蔗、西红柿及各种瓜类;河塘里湖里的荷花莲蓬;地上长着的各种树,如楸树、槐树、水杉、柳树、杨树。而这些树都是不结果或结苦果的树,唯一结果能吃的又不花钱买的,只有桑树。桑树结的果就是桑葚,我们叫桑枣或枣子。

我们成长的小学、初中时代,地上是没有果树的,我们能吃到的唯一不需要钱买称得上水果的,就只有桑葚了。春天来了,桑树长出了嫩叶,我们会去采最初的嫩叶,喂蚕玩。油菜花开了,水田翻耕了,谷种也撒播了,土黄的田里慢慢嫩绿了。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事。

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些桑树,看那树开了细小的花,结出青青的小桑葚。

田里的秧苗青了,布谷鸟时不时掠过村庄,在高空唱它的那句单调的歌,我们翻译为豌豆八果,婆婆烧火。这鸟叫是一种季节和时令的音符,也是对农人的提醒。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不问农事,也不关心蔬菜和粮食。我们关心的是那青涩的小桑葚什么时候会变红变紫。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经过有桑树的人家,盯着桑树看,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等着那青青的桑葚越来越像我们一直咂吮并没有脱离多久的母亲的乳头。

等着桑葚成熟的日子是热切的,早早就开始讨好那些家里有桑树的同学了,我的同学李九斤家后面有几棵大桑树,因此,要是他有不会的题目,要抄作业答案是没有谁会阻止的。甚至会主动帮助他。因此桑葚由红转稍紫的那段时间,他绝对是班里的红人。

不知从那些桑树下走过多少回,叩过多少次头,那青青的桑葚终于红了,可以放进嘴里吃了。但那还不够甜,是酸的。这与苹果、桃李不同,并不是红了就熟了。再出几天太阳,气温再高一点,那些桑葚就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了。这时桑葚才真正成熟,我们等待已久的吃桑枣子时候到了。

那些日子心里惦记的不是学习,而是树上的桑葚。早晨上学,中午放学,下午上学在路上都会抢时间,见缝插针地往那些桑树上爬。坐在教室里也在心里打算着放学时到谁家的树上摘桑葚吃。有时是互相约定,有时是单独偷偷摸摸行动。最希望的是早点放学。套用那句有名的话:不在桑树上吃枣,就在奔向桑树的路上。

一放学,我们就各自飞奔向那些桑树。在我们心里,哪里有桑树,哪家桑树大,结的桑葚又多,是非常清楚的。争先恐后,是当时恰当的写照。当我们飞奔到桑树下,往往树上已经有人了,而如果自己上头没有人阻止,就会一直爬到树顶。能吃到桑葚的最基本前提是要会爬树。不会爬树的一般都是比较瘦弱的,或者是女同学。他们会在树下守株待枣。有些低矮的树枝会垂下来,伸手可摘上面的零星桑葚,或者要求在树上的同学用力摇晃树枝,让成熟的桑葚掉下来,再从地上捡起来吃。那些捡起来的多半是摔破了的,有的掉到草丛里要费力寻找。也有小脚老太太在树下铺开簸箕和晒垫,用竹篙抽打,那一定是被想吃桑葚的孙子孙女逼迫过来的。

一会儿工夫,桑树上栖满了吃枣子的孩子,都像在树上找吃食的鸟和猴子,叽叽喳喳,互相呼应和警告。吃桑葚除了会爬树,还要胆子大,胆子大的往往会爬到伸得最远的树枝,桑树木质坚硬,树枝韧性很好,很细的树枝也能支撑一个人在上面折腾。越是远枝高枝,桑葚越是又多又大。我们小时在树上吃桑葚有一套基本的程序。首先会把最成熟的桑葚摘下来,这样的桑葚甜且多汁,往嘴里塞时,会用手掌做嘴唇状,手往嘴唇上用力一压,这样既吃到了甘甜多汁的桑枣,那压出来的汁液也染红了嘴唇和下巴,那红一转眼就变成了乌黑,很像现在的美女涂在唇上的口黑。这嘴上的一圈乌黑就是下树后在同学或兄弟姐妹面前炫耀的资本。那乌黑舍不得洗掉也不容易洗掉。只有这乌黑才是吃过桑枣的证明和印记。

这一场树上的盛宴,要么是太阳落水(平原水乡对于太阳落山的说法),肚子吃饱了,树上看不清桑葚了,才兴尽晚归。

食话琼崖

■ 崽 崽

海南一些老嬷不喜大鱼,家里吃鱼得给她们另买小的,令人不解。其实老嬷吃的是味,小鱼煎得火火的,焖得透透的,吮起骨头来,那种火辣味大鱼没有,小鱼的香是清脆的,发出悦耳的声音,吮一口,香气透过牙缝进入口腔,叫齿颊留香,扒几筷子饭,小鱼头没啃完,一碗饭尽下肚了。老人不是“贱”,她们口味高。

海南人的口味都高,不是有吃就行。炒菜讲究火候,有个起镬的必要程序,把清油倒入镬里烧,烧得冒香烟才可下料;炒青菜下蒜头,蒜头镬里翻滚,变得焦黄溢出香气,下菜时冷热相撞滋滋一片,这才出气氛出味道;如果下菜时镬里升出一团火,那是高厨的手艺了。海南人说,吃就是吃那个镬味。最极端的是做海佬,他们到海边通宵扳罾,没有夜宵,只好带锅带油。有时运气不好,没扳到鱼虾,馋得不行,便把沙滩上的小石头放进镬里猛火爆炒,石子有了镬的火辣味道,吮一口,下一口酒,骗了嘴,安慰了胃,平和了情绪,一石三鸟就是因为这个味。

海南人对味道的敏感,可以从他

们的菜谱看出来:白斩文昌鸡,白斩加积鸭,近来兴起的咸水鸭同样白斩为上,虾白灼为佳,和乐蟹清蒸,东山羊清涮,总之是清水白煮。海南人的蘸料简单,在家里,起镬炸蒜头,加酱油大功告成。海南人不大吃醋,拧只桔子放蘸料里,夸口海南酸醋长树上,山西人听了可能不服气。内地人初来海南与本地人吃饭,可能吃不饱,像海南人在北地人家吃饺子,吃完到处找饭馐,逢人诉说自己没吃饭。

外地人在海南呆久,习惯了,会认为海南的饮食健康。其实,海南有他们重口味的地方。酸西瓜、酸竹笋、酸芋头杆(海口话叫黑圆)等等味道极重,用淘米水浸泡沤成,有股猪溺味。现在不知怎样,过去是让海南人食指大动的美味。酸西瓜混煮鱼和虾海蟹,是美得要命的东西。传说昌江地界曾有一悍匪上山拒捕,官家无奈,最后在山脚置大锅放猛火混煮酸西瓜、香飘九里,悍匪熬不住,死就死,流着口水下山来。宋子文回海南,当地要人在海口富南酒家请饭,其中一菜是黑园焖白虾,听说宋子文大快朵颐连声叫好。也有相反情况,我老婆的姐姐从汕头来海口看妹

妹,见妹妹吃黑园,大惊:你怎么变这样了!意思是你不是猪啊!所以,看外地人能不能成为地道的海南人,观察他对酸竹笋熬猪肉、咸红鱼焖五花肉的 attitude 就知道。只有海南人才能从那猪溺味里分辨出——猪肉进入酸竹笋后酸竹笋那个味道,酸竹笋进入猪肉后那个味道;分辨出——五花肉进入咸红鱼的那个味道,咸红鱼进入五花肉的那个味道!味道与色彩一样,最难用语言描绘清楚,只能入口细咂。但,你不是海南人,你又怎能尝品那个味道?总之是妙不可言!

世界的事物总是相连,海南人吃饭品味,读书也是读味的。我说的是那些传统社会里,读书当官的读书人,比如海瑞、邢宥、丘濬、张岳崧、王如晦等等。蓝天白云、椰风海韵。我常常设想,他们是怎样品味所读四书五经及其他书籍的神韵呢?传统上,海南这么多人到内地当官,没发现他们之中有谁官声不好的,留下的史书一派赞扬之言。就说海瑞,他在朝上当众骂

嘉靖,用的正是堂堂正正的王朝意识形态,清水白煮,原汁原味,一派天然,就像他为人一样,没有添加葱、姜、蒜、八角、茴香、胡椒、辣椒、花椒、孜然等等东西弄香自己。皇帝不是不想杀他,是不敢杀他;杀他等于拆自己的龙椅。皇帝什么都敢干,就是不会自毁孔孟之道。如果海南这些官没有对为人、为官原则的坚持,处处潜规则,夏天收瓜敬,冬天纳碳敬什么的,海瑞不会弄到死后没钱收拾自己。他的棺材从内地抬回来,走到海口滨廉村缆绳断了,有人说海瑞自己愿意埋这里。我看不是,买的劣质缆绳,事情只能如此。天无绝人之路,海瑞总算魂归故里。

近日到定安拜谒张岳崧故居,在一处荒僻的山地里,故居不大。听张的后人说,这不大的房子不是张的财力所建,是张太太家族出的钱,很多材料包括地砖,从内地运来的。传统海南官员的衣食住行,好像都有点施展不开;考古专家嘲笑盗挖古墓者,海南官家墓里多的陶碗陶盆,非铜即铁,到此忙乎的人,损人害己。

海南传统官人品格伟大,与海南的清水白煮是否有关?足以让我们细细品味。

家在海南

港北赛龙舟

■ 叶清华

红龙、白龙、绿龙、黄龙……五颜六色的龙舟竞逐在宽阔的港北港海湾的海面上,奋力向前。鞭炮鼓角,蹬板呼号,雄壮有力,飘两岸,冲云霄。彩旗飘飘,猎猎作响,齐划桨,咣咣咣,冲破千层浪,你追我赶。划桨手个个精神抖擞,锣鼓一敲,鼓一响,起划!同心协力,呼号落桨,如同一人。海面两岸,人头攒动,欢声沸腾,几里长堤上,几里长的人墙,一起为海龙助势添威……

这是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沿海一带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赛龙舟。据《万宁县志》记载,在每年端午节那天,港北沿海的渔家儿女于初四破晓前便宰鸡杀鹅,包粽子,酒足饭后,身着节日的盛装组队赛龙舟。港北赛龙舟自宋朝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各路精壮虎将,身着统一服装,跨上龙舟,在广阔的海面上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志竞渡。

每年端午节将近,在港北港海湾里,会见一条条五彩缤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龙舟,宛如一条条真龙在水波间起舞。龙舟赛的参与者各县千秋,除港北地区平时撑船出海捕鱼好手组成的渔民龙舟队外,还有外地组织来参加的队伍。其中有一队由年轻小伙组成的龙舟队引人注目,他们是港北地区去年刚考上大学的体魄健壮的小伙子,知晓今年有龙舟赛的消息,就组成青年小龙队报名参赛。

“鼓声三下红旗开,六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翰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好热闹场面,好壮观的气势,

看不尽在波涛中飞窜的蛟龙,听不尽浑然一体的鼓声、桨声、水声,鞭炮声、歌声、欢呼声,震天动地。

“小龙,飞吧!”“小龙,加油!”在一片欢呼声中,他们一齐用力,一声“划”,一下桨,“小龙”如箭离弦,在海面飞行,两岸的楼房、人墙,掠影般向后抛去,把一条条争斗的红龙、白龙、黄龙抛在后边,前面只有一条绿龙领先而行。“小龙,追上去!”“小龙,加油!”“绿龙,快呀!”顿时呼声四起,“争上游!”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赶上绿龙,相互对峙前行。“听鼓!”“咚!”指挥员号令下,鼓声起,他们一齐举桨,和着鼓点,劈浪而去。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小龙一鼓作气,疾驰前行,终于把神气的绿龙丢在后边……

“向前,向前!”港北港两岸的人海,欢呼声此起彼伏。顶着烈日骄阳,年轻的大学生们,虽然是第一次下海赛龙舟,但困难被他们挫败了,眼下只有一个信念:“首战群龙,勇夺头鳌!”猛抬头,前面已是终点,浮标摆动,彩旗簇簇,偷偷回首,只见绿龙紧咬尾巴而来,“嗖”的一声,绿龙一跃而前,一刹那,在他们前头冲过了终点。

“小龙”让群龙围住了,在人们赞叹、惋惜与鼓励声中,小伙子们才发现自己浑身都给汗水湿透了,如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人一般。他们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这时,冲锋舟拉着群龙,鸣响报捷的长笛,缓缓向上游拉去,小伙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让我们一起飞翔吧,共同追求自由,人生与理想,梦想与幸福……”

外画画。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别的想法,绘画对于他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他说他还想到曾经出过鲁宾斯坦等一批俄罗斯绘画巨匠的列宾美术学院深造,但没有钱交学费,如果有人出六千美金,他愿意将自己的画全部卖掉。我帮他联系过成都一位开画廊的熟人,但那人没有同意买。他后来从成都其他画家处了解到王毅的画很可能一幅就不止六千美金,如果只花六千美金买下王毅近百幅画,日后肯定大赚一笔而非常后悔。不过那时王毅已重返俄罗斯,我与他再没有联系。没有谁知道王毅后来的情况。

像王毅这样的一门心思只在绘画上的画家已经很少。中国当代绘画的市场化,成为左右大多数画家创作的主要力量,也使得不少画家面对机会变得十分功利主义,总是像观察风向一样捉摸自己下一步画什么,以及如何成为绘画市场中的胜利者。这让人感到太过分。那些这样做的画家有不少人再进一步很自然地就做出了对其他画家贬斥的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从道德上说暴露出他们人性中的非健康一面,但也使得机会大大增加。而那些不这样做的画家机会便被大大减少。所以,到如今虽然国外提供的一些机会使得某些画家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但那些最有名、卖得最好的画家未必就是最棒的画家。就像我居住的上苑村,运作得好的画家画卖得自然好一些,运作得不好的画家日子过得就相应地差一些。



《雪·浪·石》(油画) 吴楚宴 作

名家翰墨

画 家

是在一些广告公司和装修公司给人搞策划,画效果图什么的。中国画家成为有钱人还得感谢那些港台与外国传媒驻北京的记者们,是这些人首先向香港、台湾与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先锋绘画”,于是一些画家得以被港台与西方文化机构邀请出国参加展览,继而有人买他们的画,给的价钱不错。我认识的荷兰大使馆文化处官员罗伯特告诉我,当年方力钧在圆明园时,他去过他的画室参观,一幅画只要价几百元人民币,他当时犹豫没有买,但后来方力钧的画卖到几万美金一幅,他想买已经买不起了。听说方力钧现在不单画画,还用卖画的钱投资开饭馆,生活完全达到中产阶级以上的水准。

对中国当代先锋绘画,除少数真正有意思的画家,我一般都不喜欢。在与很多画家的接触中,我发现不管他们的艺术修养如何,但多数人心里想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虽然这没有错,能够将自己的劳动转化为经济收入肯定是符合现代社会的劳动与经济观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是:很多画家除了在专业技术上有一定造诣,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却是浅薄,听他们谈对艺术的理解,常常让人怀疑他们的画根本不是有意识地画出来,更像是蒙出来的。我参加过几次由汪晖主持的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名义举



诗路花语

美好梦圆春满园(歌词)

■ 王英人

(一)
一天又一天,
时光刻在脸。
人生易易老,
真情却永远。
送走冬寒迎来春色,
丰富记忆苍老容颜。
走过风雨走过艰难,
云是梦帆爱是心船。
横三年竖三年,
金色好梦伴流年。

(二)
一年又一年,
隆重而悄然。
云舒云又卷,
悠悠岁月间。
红雨随心青山着意,
高天流云淡月薄烟。
托起云霞托起日月,
风耕雨种收成良田。
左三年右三年,
美好梦圆春满园。

叩门的手， 停顿在夏夜的门外

■ 苗红军

弦月已渡过银河
梦薄得如知了羽翼
有一盏灯
恍惚在等叩门声

门外,风试图
将你的身影扯走
手,举了又放下
放下又举起

解开过一个春天的情怀
如今,却迟疑地
停顿在夏夜的门外

生日

■ 王晓冰

生日的零点已过
我终于困了
习惯性地侧卧
蜷曲成蚕豆的样子
这也许就是我在母亲宫中
最初的姿势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 符海沧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水上摩艇疾驰喧嚣
南腔北调串成南天一色
各种肤色时尚闪亮登场
尽情赤裸
环肥燕瘦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那一汪海湾
祖祖辈辈相守相依
摸爬滚打
黝黑粗壮的臂膀
捞捕着沉甸甸的收获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那一双双黝黑粗壮的手
却再不能捕捞那道水湾的鲜活月光
那一双双清澈如海的眼睛
充满诧异甚至迷茫
而那些环肥燕瘦
却连连惊奇感叹
返璞自然

黎寨的笑声

■ 王辉俊

丝瓜像爬上架的顽皮孩子
黄花的脸笑出一串一串
槟榔如孕育大肚子的小媳妇
笑出洁白一般的腼腆
地瓜裂开了土肯兄
把草船屋都抬高了几分
芭蕉扇最是黎家姑娘的红头帕
早就笑得抬不起头
天那么蓝
山那么青
水也那么绿
黎寨的欢乐生长在熟土地里
阳光生根发芽
每一片叶子都是灿烂的笑容